

记河滩上儿女情

44.572
C2319

010152

919158

周祥
著

运河滩上儿女情



10036315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运河滩上儿女情

周祥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125印张 2插页 258千字
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.100册

*

ISBN 7-5059-1937-7/I·1357 定价：8.40元

题 记

从地球卫星上俯瞰中国的版图，会令人惊奇地发现，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恰好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，浑然一体，相依为命。长城用它巍巍的脊梁，支撑着整个华夏子孙的庞大身躯，而大运河则以它奔涌的血液，贯通了千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。

作 者

序

刘绍棠

一京二卫三通州，绝不是坐井观天的夜郎自大。

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，是首都的东大门，俗称京门脸子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文化教育发达，培育了大批革命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以及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，可以编成厚厚的一册名人录。光是活跃在当前文坛的知名人物，名字也有一大串。这些我都不想一一例举。只说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文学新人，也接二连三从未间断。

周祥同志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他是流入大运河起点的温榆河畔的农家子弟，具有“土”家人的朴实和韧性。在文学创作上，努力进取，自强不息，日积月累，获得硕果。

通州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自己那大运河儿女的光荣身份。我正是深受乡亲父老的这个古老传统的影响，所以写了一辈子通州，写了一辈子运河。

虽不必自卖自夸，但也不可否认，我给通州的文学创作者蹚出了一条路。我和周祥有多年的师生之谊，他也致力于

乡土文学创作。只是他比我年轻，现代意识比我强，在取材和手法上早已突破“师范”。

我在我的长篇小说《十步香草》的后记中，曾经夸下海口：“我要以我全部心血和笔墨，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。”我已经完成的那些作品，从20世纪20年代写到了90年代，但是缺少描写通州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作品。通州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活动，广阔而悲壮，大有可写。然而，对于历史题材，我一向谨小慎微，生怕写得似是而非，画虎类犬。所以，在我体魄雄健时，我几次想动笔，又几次把笔放下。勇气不足，胆气不壮，也就文气不盛。因而，直到我身患重病，也未得一字。现在，我已占全了老、弱、病、残四个字，在这方面恐怕要抱憾而终了。

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周祥同志写出长篇小说《运河滩上儿女情》，弥补了我的不足。这部作品，描绘了清朝末年通州地区的城乡社会风貌，刻画了生活在通州城乡的皇粮庄头、破产农民、算卦先生、码头工人、落魄旗哥，以及出没街头巷尾的弁勇、妓女、赌棍、船夫、叫花子、教会头子和义和团首领的众生相，人物众多而个性鲜明。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兼备，可谓雅俗共赏。在手法上，将传统小说的手段和探索小说的技巧结合融化，颇有新意。

京都乃国之宝地，四城八乡都在聚宝盆中，可供如椽巨笔纵情挥洒。只要深入生活，面向群众，沉下市井，扎根乡土，大笨篱抄底捞稠的，何患写不出鸣世和传世之作？

我瞞望周祥后来居上。

1991年4月蝓笠斋

上篇 庄园梦

一

北运河下梢儿四十八里开外，有一块风水宝地，抓一把黄土能攥出油星儿来，随手撒一瓢种子就会收获一片金子。这便是享有盛名的曹家庄。

其实曹家庄一带的良田沃土，在元代末年还是一片荒滩野岗，到了明朝初年这里也不过是个锅伙。由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因素和人类生命的顽强繁衍，才渐渐地沿革成一个村落。村里的曹、金、苗排称三大姓氏，想必是曹记家族的鼻祖率先在此落户定居的，曹家庄便由此而得名。

曹记家族在这块黄土上究竟滚了多少辈子的绳床瓦灶，现已无从考证，只听说挨到了清代中期才开始转机。据老辈子人讲，乾隆年间，曹记家族开天辟地冒出一位“妃子”，乾隆封为金妃。在金妃春风得意时，曾给村里修了一座龙王庙，内殿的门眉上还有乾隆之子孙清王给挂的匾，“云影天光”四个大字风神飘逸、恣肆豪放。于是乎皇亲国戚们便一个个地发迹起来，不过，首户要公推大车曹了，这就是时下曹庄头的曾

祖。

当时，大车曹拥有上等土地二百余顷、瓦房一百多间、大车十八挂、骡马百八十四、大小管家、男女仆人一大群，在通州和京城城内还有十几号响当当的买卖。走进朱门大院方知天外有天。内宅的走廊、阁楼、厅堂，古玩的陈设，西洋物的装饰不亚于王爷府；外院的龙柳、水榭、假山、凉亭、花房，古朴而幽雅，宛若御花园再现乡里。每位男主人则配置了一辆坐车、一匹走马，出来进去前呼后拥，那谱大去啦。

然而，自嘉庆、道光以来，大车曹的家业渐渐地败落，轮到曹庄头这辈，虽还有官地三十多顷，私地二十多顷，家境也远远不能同曾祖那时相比了。

时值光绪年间，这份不大景气的家业，在曹庄头的苦心经营下，竟一点点地复苏兴旺了起来。人们都说曹庄头的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鬼主意，难怪绰号人称——活神仙。

二

春末夏初的季节，运河沿岸的风景，是被一块接一块的绿色编织成的。

一辆崭新的坐车，在绿柳长堤上滚滚驰骋，扬起的团团烟尘，给血红的残阳涂上了一层蜡黄。

赶车的把式，是个中年汉子，个头不高，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。他的手腕子一抖，鞭梢儿染指处，就是一朵花。他姓苗，从小也没个大名，母亲在他之前生了五个丫头，他的落草儿给全家人带来了春光，不谋而合给他起了个小名——六顺子。长大了进了曹家大院，人们就叫他苗六。他干活肯

卖力气，也有一点灵气，跟有名的驭手郑三把学过徒，在曹家大院甩了不到两年的鞭杆，在运河滩就小有名气了。曹庄头说他是猪八戒喝了磨刀水——心里锈（秀），因此，出外办事时常让他赶车，有些贴身家奴瞧着憋气，直犯红眼儿病。

苗六摇着红缨鞭，不停地吆喝着，他生怕擦黑儿赶不到家。当他望见了曹家庄村西天主教堂的尖顶时，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收拢鞭杆，偎在车辕子上打个盹儿，听任青龙马自由地奔驰。

坐车里的曹庄头却是一路鼾睡，他筋骨酥软，精神倦怠，实在太疲乏了，每次进城回来几乎全是这副模样。他有个习惯，进城从不带贴身家奴，一怕他们碍手碍脚，二怕他们惹事生非，有个赶车的苗六足够了。他先是板着面孔巡视一遭自家开的布店、肉铺、油坊，打发苗六住进大车店，然后便笑模笑样地在城内闲逛，上酒楼、进茶馆，烟花柳巷是经常的下处。说不定被哪位妖妓迷上，短不了还要厮混三、五日。但是，他从不吸白面，也不进赌场，并以此为戒，立为家规。

青龙马放慢了步子，坐车缓缓而行，曹庄头反倒伸了个懒腰，醒了。他拉开红绸走水，朝外看看，喊道：“六顺子！六顺子！”

苗六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唤他，激灵一下跳下车辕子，慌忙问：“老爷，什么事？”

“停车，停车。”

“是、是。”

苗六喝住青龙马，扶着曹庄头下了车，抬眼一打量说：“老爷，那儿有一片小树林。”

曹庄头微微点头会意。他沉吟着，手捋三寸胡须，放眼朝运河滩望去。只见滩中碧波荡漾、杂花点点，水鸟翱翔、白云飘飘，间或从河套深处传来一阵船夫粗犷的渔歌，心里油然快慰起来，倦意顿消。

片刻，曹庄头恋恋地走下长堤，隐进小树林里方便，出来后则神情怡然，迈着四方步，款款朝麦田走去。

去冬今春，百里运河滩喜降三场瑞雪，麦子返青早，拔节儿也快，眼下比筷子都高了，齐刷刷、绿油油的，让庄户人心醉。

“老爷回来啦？”正在自家麦地里施肥的曹老万，忽见曹庄头迎面走过来，连忙撂下粪箕子，半直起身子先打了招呼。

“这就见外了，论起来，咱们还是没出五服的本家弟兄，我该叫你大哥呢。”曹庄头笑盈盈地说，“呵——你这块麦子，比我那片麦子长得还好！”

“瞧您说的，这苗看着水灵，可经不住一场风雨，哪有您府上的有底气，长得墩实。”

“唉——长好长赖，也许都是上帝的安排。”

“您说上帝与龙王爷，谁的法力大？”

曹庄头笑笑说：“那自然是上帝，它是万物的主宰。”

“主宰？”

“龙王爷只管水情，而上帝呢，天底下的一切事，它都管。”

“那么灵？”

“这要看你的心思了，俗话说，心诚则灵。你想试试？”

“不、不……”

“你信神也好，我信教也罢，归根结底咱们还是本家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曹字来，往后你有什么难处，只管来找我……”曹庄头正说着，忽然发现不远处的麦田里有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不时地朝这边张望着。眉清目秀及俊气的脸蛋看得虽不十分清楚，却先有了几分的诱惑力。曹庄头的神态，竟被那少女粘得有些痴痴的。

“哦——是我那丫头。不怕您笑话，我那口子是在佛龛前烧香时生下了她，就取了个名叫香妹子……”曹老万讷讷地说。

“一晃儿都这么大了……”曹庄头自觉有点失态，忙收回了视线。

“您抽烟，”曹老万微微抖着僵硬的手指，装上一袋关东烟，正要递给曹庄头，猛不丁发觉蹲在一旁默不作声的老伴曹齐氏白了他一眼，才知趣地缩回了手，说，“对，对，您哪能抽这种土烟呢……”

曹庄头并没有介意，说：“我是酒不过二两，至于烟，不管是土烟还是洋烟，我是一星点儿也不沾。”

“怪不得您的气色总这么好。”

“你忙吧，我去那边转转。”

“您走好……”

曹庄头一踏进属于他的领地，那一颗发涨的心立码酥了。他撩起青缎长袍，蹲在麦田垅里来回去抚摸着青苗，然后又像皇家墓地两旁的石刻一般伫立着，一幅新的蓝图，在他的心中隐隐出现了。

苗六以为老爷中了邪，悄然溜过来提醒说：“老爷，天不早了……”

曹庄头的脸绷得似一张弓，没理苗六的茬儿，仰起头又望开了天。天上除了云彩、霞光、飞鸟之外还有什么呢？空荡荡的似一块幕布，圆溜溜的像一口大铁锅扣在脑瓜儿顶上，苗六实在有点纳闷儿。

“六顺子！”猛地，曹庄头叫了一声，说，“走。”俄顷，他脸上的皱纹松弛下来，眉眼中溢出几分得意。

苗六也高声应着，小心扶着老爷上了河堤，进了坐车。他牵上车辕子，“啪啪”地甩着响鞭，一阵旋风似的刮进了曹家庄西口。

早有在曹家大院门口老槐树下的小奴毛腿，瞧见了飞马坐车的影儿，赶快飞奔内宅去禀告。曹庄头的坐车在大院内还未停稳，妻妾、儿孙、仆人便呼啦啦围上来，争相将曹庄头迎下坐车，问寒问暖的前呼后拥着来到内宅的厅堂。这时，里里外外一阵忙碌，吵吵嚷嚷地为一家之主接风洗尘，直至月儿悄悄爬上苍槐的梢头儿，人们才渐渐散去。

曹庄头不免要同几房妻妾，一一礼节性的温存一番，说是路途劳顿，便匆匆告辞，由贴身家奴曹石执灯引路回寝室去了。

曹庄头换上便服，坐在桌前的烛灯下自斟自饮，整整喝了一壶茶水也没有平静下来。每次他从城里回来，四太太会头一个迎上来，围着他前前后后地转。今儿个怎么连个照面都不打呢？在他洗脸的时候，曹石偷偷地告诉他，四太太正躲在自己的房里拉着小丫环逗梭儿胡玩呢。一旁的大太太正好添油加醋地说：“这成何体统？还有没有家规！”曹庄头听了也有几分的气恼，可又不好发脾气。素日，他对四太太偏着、宠着、供着，这会儿叫真儿，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么。

“算了算了，你们不要和她一般见识……”他只好装聋作哑，在酒席上同家人谈笑风生。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，心中的底火一跳一跳的，但底火并不太旺，四太太的情影不时地在眼前闪现，他着实有点耐不住寂寞，抓耳挠腮起来。

北运河的上游有个孪生姊妹——温榆河，发源于燕山深谷，流淌悠悠千古。四太太则是温榆河平原上的一枝花，望山营村王记家族的大家闺秀。四太太祖父的祖父，官至道台，曾与明末清初据守江阴的名将阎应元是姑表兄弟。于是，四太太每次回望山营省亲路过通州城，总要去瞻仰一下阎公祠，借此为荣，炫耀祖宗的功德。

曹庄头对这位名门望族的后代自然要看重几分，更何况四太太风华正茂，娇声媚态，会令男人筋酥骨软，魂不附体；再说，时下四太太的亲叔伯九哥又在通州府里做官，不好惹呵。因此，若是家里发生鸡争鹅斗的事，曹庄头有理没理也得让她三分，有时像哄孩子一样，直到把她逗乐为止。

墙头上的猫儿打着滚撕咬着，嚎叫着，那叫声别具特色，忽长忽短、忽高忽低、忽粗忽细，生生给这浓重的夜色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彩。

窗前走廊下悬挂着的一对鸂鶒，惊悸地蠕动一下，紧紧地偎缩在笼子里。

曹庄头轻轻地带上门，一阵小碎步来到四太太的窗根下。他吮吮手指刚要濡破道林窗纸，忽地，房里的烛灯一晃灭了。他的心咯登一下，进有点唐突退又不甘心，硬是戳在了走廊上发呆。

猫儿折腾一阵之后，没了动静。大院里显得越发寂寞、空廓，还有点阴森。月儿从杂乱的云层中挣扎出来，投下来

一缕缕冷冷的光来。

曹庄头抬头一望，心弦不由得颤动了一下，那弯弯的月牙儿，不正是四太太的柳叶眉么，眯眯的正冲着他笑哩。他心里一阵骚动，返身冲到了门前捏着嗓子咳嗽了一声，房内跟着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下意识地去推门，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，原来是虚掩着的，心中暗暗欢喜。他猫儿似的窜进门里，急乎拉的一头朝床上扑来。猝然，他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重重地挨了一耳光，耳根子处火烧火燎地疼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?!”

四太太也不吭声，一把拧住他的耳朵直揪下床来。等点上了烛灯，她才厉声责问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怎么这么多日子才滚回来?!”

曹庄头揉着耳朵争辩说：“油坊的帐目出了差错，耽搁了……”

“放屁！你当我是聋子、瞎子！”

“不信，你去问六顺子。”

“他也不是个好东西！早让你给买通了。上梁不正底梁歪，他钻‘老虎棚子’，你上桂花楼！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别装蒜了。实话说吧，这回你前脚出门，姑奶奶后脚就派人进城打探去了。你付给桂花楼徐老鸨两吊制钱，还让那个小狐狸哄去一对银耳环是不是？说呀！”

曹庄头一看被揭了老底，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往后我不去了不就结了吗……”

“那对银耳环，是我的陪嫁物，什么时候让你给贼去

了？”四太太回身从条案的掸瓶里抽出鸡毛掸子，“啪啪”地敲打着朱漆八仙桌，说，“我还有一只玉石簪子也不见了，准是你贼走的，是不是？”“啪啪”又是一阵桌子响。

曹庄头，嘻嘻地笑着，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说：“你看看这个——金的！”

“是纯金的？别是冒牌货，这年头做买卖全黑了心了。”四太太一见闪闪放光的耳环，苦丧的脸立码舒展开了。

“我还能骗你，你放在嘴里试试。”

“这还像个老爷们——你不是还答应给我身边添个丫环吗？怎么还没信儿？是不是不想办了？”

“哪儿能呢……”

曹庄头的两眼莹莹的，说着话儿忽然一把抓住四太太嫩生生的手臂，胡乱地摸过来。

“你这个老色鬼！”四太太娇嗔地咧开了朱红小嘴，丢下鸡毛掸子，用尖细的食指戳了曹庄头的脑门一下，扭脸吹灭了烛灯。一台鸳鸯戏拉开了帷幕，连窗前鹦鹉的惨叫声也顾不得了，或是根本没有听见什么。

月儿羞答答地躲进了云层里，给夜色又平添了几分的昏暗。猫儿从墙头儿又窜到对面的瓦房顶上，好一阵放肆地折腾，那悠长而牵动春心的鸣叫，久久在深宅大院里悠来荡去，说不清是几更天才悄然地消失了。

三

曹家庄紧把西北口，有一个三间茅屋的篱笆小院。院内外光秃秃的没有一棵能遮荫纳凉的树，只有一棵麻秸杆似的小柳树在东南角篱笆根下萎缩着。这个弹丸小院，是祖上给

曹老万留下的唯一家产，运河滩里的五亩薄沙地，还是他在年轻力壮时下京西煤窑挣了一笔钱置下的。可是，他的腰在背煤时扭伤了，骨头关节也受了寒，遇上阴天下雨，腰疼得钻心。他就靠五亩薄沙地娶上了媳妇，虽然夭折了四个儿女，但是末了总算还落下一个闺女。闺女就闺女吧，总比绝了后强，谁让老天爷不长眼，让他断了祖上的香火呢。

曹老万一年四季，起早贪黑地辛勤耕作，农闲时还要外出寻个短工、或是挑上八根绳做点糖葫芦、大酸枣之类的小本生意，赶上好年景，三口人的日子还可以马马虎虎地混，一旦遇上灾年荒月，那就糠菜拌着泪水熬吧，是一丁点儿辙也没有。

眼下，曹老万家已断炊三日无米下锅了，只靠野菜、树叶、麸子面维持着生命。天公也不作美，一会儿阴一会儿阳，他的腰也一阵阵隐疼。

“离新粮下来，还有一个多月，就这么熬着怎么成，得想个法子。”曹老万蹲在堂屋门口的石阶上，吸着闷烟说，“她妈，要不，我去借点？”

“眼下都在闹春荒，你上哪儿去借？”曹齐氏正在熬菜粥。阴天麦秸也泛潮，灶堂里的浓烟一个劲地往外扑，呛得她直流眼泪。

“我去求求曹庄头？”

“亏你想得出。”

“那天在河滩地，人家有话……”

“曹庄头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？——他是没长毛，长了毛比猴子还精鬼！”

“赶上大灾大难，人家还放过粮，舍过粥呢……”

“不伤筋动骨，又收买人心，这等好事，我一个妇道人也会干。”

“那就这么苦熬？”

“这样我心里安然。”

“教堂的谢牧师见了曹庄头都伸大拇指哩……”

“别提那个大鼻子牧师，我瞧着更不顺气。”

“你呀，受罪的命……”

“那得怪你没能耐，堂堂男子汉连三口人的日子都撑不起来！庚贴时，你跟‘冰人’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你能做成一笔大买卖，要置十亩地，盖上五间大瓦房，你忘了？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连个瓦片也没置下……”曹齐氏被惹恼了，陈芝麻烂谷子都上来了。

曹老万被数落的勾下了头，大气儿也不出了，只顾狠命地吸着关东烟。

“妈，我来烧吧——您老也少说两句，我爸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也不容易，都是我拖累了你们……”香妹子梳完头，挑开帘子走来说。

好一个香妹子，出落得越发水灵俊气了，微微抿嘴一笑，便在腮上呈现出两个醉人的酒窝，穿的虽是粗布补丁衣，也掩盖不住亭亭玉立的体态，胸前两个充满生命力的乳峰显示出少女特有的魅力。

香妹子依依的样子，款步走至灶前，接过曹齐氏手里的烧火棍，蹲下身子，须臾间就把灶火撩拨旺了。

曹齐氏叹着气拖起身子，愣了片刻，随后点上一炷香，插在佛龕前的香炉里，一头跪在碎砖地上，三叩九拜起来。她口中念念有词，神态极为虔诚。